孩子，别着急，你可以慢慢长大

□ 黄琼

有了孩子后，高中时代的后遗症——神经衰弱变本加厉，失眠成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反反复复，时而轻微，时而严重。有位名人说过:有些笑容的背后是牙关紧咬的灵魂。于我心有戚戚焉。 主观上想要倒下，客观上自己已没有倒下的权利，生活顿时一地鸡毛，可一切的一切还必须继续，工作要干，日子要过，儿子要带。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终于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后，我不堪重负，一头栽倒在床上……下午上学前，儿子照例认为我会送他，此时的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狠狠心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豆豆，今天你必须自己走去上学，妈妈生病了，不能送你……”儿子一听顿时急了，大声嚷道：“不行！不行！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上学过，我不敢！再说现在已不早了，我自己走肯定会迟到的。”可我实在没有力气，就坚定而冷酷地告诉他：“第一次有什么关系，有了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妈妈不可能一直送你！今天下午要么你自己走，要么就请假半天，自己决定!”儿子急得直跺脚，但终于在我决绝的“不”字和冷漠的眼神中，无可奈何地哭着离开了家门。儿子从一年级上学至今，已习惯于每天上学放学都是我接送，从家到学校步行需要半个小时，车流量较大，还要穿过五六个路口，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放心让他独自一人上学的。也曾想过，他已慢慢长大，总有放手的那一天，是该培养培养他的独立能力了，可每每看到混乱的交通、拥挤的车流，还是没有勇气，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扪心自问，步入中年的我们还能承受得住生活中的任何闪失吗?

每每因辅导他学习、照顾生活起居疲累和烦躁时，总恨不得他能快快长大，自己也能轻松自在几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今天看着他的背影，才猛然惊觉儿子小学即将毕业，再有六年他也要义无反顾地远离我们独自去闯他自己的世界了。我们母子相互陪伴的日子越来越短，他终有一天要远走高飞，成为我生命中匆匆一过客。

当下的中国，子女教育的焦虑已成为社会通病，“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成为父母心中的金科玉律 ，逼迫得人喘不过气来。环顾四周，六个月大的孩子被抱进一年学费过万元的早教课堂，托人、找 关系、花重金为孩子上名幼儿园、名校，一周上六七个特长班，虎爸、狼妈屡见不鲜，总之希望孩子未来能有比自己更优秀、更自律、更有成就的人生。

回忆一下，我每天和儿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快点!”“穿衣快点!”“吃饭快点!”“走路快点!”“写作业快点!”“睡觉快点!”……甚至连去WC，也不停地催促快点。好像整个人被一股强大的焦虑洪流裹挟、被一只神奇的手推着，必须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跑，不敢让自己稍作停留，否则就会“掉队”，至于快点之后想要他干啥，有时候自己也很茫然。甚至连偶尔独自在一隅发呆都成了一种奢侈，是谁悄悄地偷走了我们的快乐?

可事实上，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一直都在，只是世界太过喧嚣，欲望太过纷扰，习惯了长久以来做任何事都要抱着明确目标的你我，已不懂得如何放慢节奏，用一颗诗意的心去仰望星空，享受美好罢了!

忽然想起龙应台在《目送》扉页中的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在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的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偶尔在深夜，回忆起那个曾经需要我陪伴的小baby，睡前要听着我哼催眠曲才肯睡觉，那些安祥静谧的夜晚，成了我与他之间最亲密最美好的时刻。我可以抓着他软软的小手，轻轻地搂着他温热的小身躯，觉得天地之大，幸福也不过就是怀抱里这小小的温柔。这样的爱该怎么表达呢?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他与你血脉相连、呼吸与共，他让你成为了一个母亲，让你的人生变得丰满完整。在他的身上，有你对人生所寄予的最深切的希望，他也因此成为了你身上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那个部分。他的健康成长，就是你全部的梦想。

人生只有一次。愿你的笑脸，永远像花儿开放，像云儿舒畅，像葵花向阳……儿子，不必着急，你可以慢慢地、慢慢地长大!

日暮乡关何处是——读朱育颖《眺望家园》

□ 高杨

刚逝去的诗人洛夫，有一首诗歌《寄鞋》，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间关千里
寄给你一双布鞋
一封
无字的信
积了四十多年的话
想说无从说
只好一句句
密密缝在鞋底
……

这首创作于1987年的诗歌，写的是洛夫的好朋友、台湾著名散文家张拓芜与他的表妹沈莲子的故事。两人从小就订了婚，因为抗战，张拓芜从军离家，后来辗转来到台湾，从此天各一方。洛夫来大陆时，有人托他带一件东西给张拓芜，原来是沈莲子为张拓芜纳的一双黑色鞋面的布鞋。

张拓芜是我的家乡泾县人，他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少时受了6年私塾教育之后，12岁辍学去油坊当学徒，16岁逃家入伍，在国民党军队当“代马输卒”，以人力“代马”运输山炮。复员后开始写“代马输卒”散文系列，描写军中生活与人物。1976年出版《代马输卒手记》。这本书作家三毛也看了，“当时看书是哭过的，笑过的，也叹息过的”，“几次到了忘我的地步”。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三毛写了一篇短文《张拓芜的传奇》刊登出来，因为她的推荐，《代马输卒手记》一时风生水起，洛阳纸贵。张拓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出了《代马输卒续记》《代马输卒余记》《代马输卒补记》《代马输卒外记》，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和张拓芜一道来台湾的安徽籍作家，除了人尽皆知的胡适、台静农、苏雪林，还有钟鼎文、羊令野、张默、大荒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让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作家群体与故乡隔绝两端。与故乡不仅隔着一道汹涌的海峡，还隔着一道政治的鸿沟，诗言近乡情更怯，那么远乡而不可得呢，情又该何处？政治、文学与情感相纠葛，使得这一群体具有成为研究课题的基础。也有学者陆续写过文章，但多局限于某一位作家，将赴台的安徽籍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探寻并将之作为文化现象进行剖析的，是朱育颖教授所著的《眺望家园——赴台皖籍作家论稿》。

作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的成果，《眺望家园》列入“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科院张炯先生在序言里，指出这本书“采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相结合，整体把握与个案解剖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梳理史料相结合等方法，引进文学地理学的新视角……把皖籍作家的创作实绩和文化构建，分章进行论述”。这本著作倾注了作者很多的心血，投注了更多的人文关怀，而这份关怀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异于不同的时间却处于“故乡”这一相同地域的空间，而增添了真诚与同情。

当年的赴台者随着时光的流逝正在逐渐减员，张拓芜今年也已经九十岁了，已是风烛残年。对于他来说，乡关何处？他在文章中说，在书房摆放了一张黄山的画，可是黄山再好，也不及家乡的四顾山。只是找不到家乡的山，只好坐对黄山，聊以联想。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个体而言，‘家’的存在，已愈来愈成为一种暂时性的借住，而行走的世界才是安置灵魂的寓所。由被迫的逃离到自愿的‘漫游’，一种宿命般的力量驱使他们上路，不仅可以梳理‘行者无疆’的心路历程，而且也将路上饱览的风景，转换为抒发情感和驰骋生命意识的金色牧场。”这似乎是在劝解那些离乡者，又好像在宽慰读者，也可能是在舒缓作者自己那欲罢不能难以放下的心，毕竟正是研究这一群体的作者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走得最近，了解最深。

他们，在海峡对岸遥望家乡，重温故乡的旧梦；而我们，在家乡记挂着他们，共振于他们笔下熟悉而又陌生的风物旧俗。或许，这份触动与感念，这份时光与地域错动下的对“家园”的情感，是这本著作所带给读者最宝贵的。

看牙

□ 施光华

老孙爱管闲事，看不惯小区几位老人牙疼不去医院看，在家忍着，尤其是看车棚的老张，两颗大门牙全掉了，豁露出一个大洞。这回轮到老孙自己牙疼了，他心想:牙疼不是病，疼死无人问，既疼就得看，看牙肯定不会贵。盘算着十几年前，一颗牙牙根都烂了，挂号费不就1元，治疗费百余元吗？现在多算一些，几百元准能搞定。

于是，这天老孙捂着脸去一家医院看牙了。挂号时，好像听工作人员说是两元，心想，来对了，十几年就只涨1元。可钱递上去后，工作人员却说：你听错了，啥年代了，再添20元，专家门诊22元。上到二楼，等了约一个小时，终于轮到老孙躺倒在治牙椅上了。医生说：啥情况？嘴张开，我瞧瞧。然后吩咐老孙去拍牙片子。医生说：“你这牙齿根部坏了，要做根管治疗，2500元不包好，你考虑一下，咋办?” 老孙头“嗡”的一下大了：“什么？要这么多钱，还不包好?” 说罢，老孙“咚”的一下起身走了。随之，连拍片在内近40元也打了水漂。

晚上老孙在家看电视，广告上，有家民营医院介绍他们那里看牙技术、设备如何如何好，费用如何如何优惠。老孙心动了，次日便去该医院。在交了500元定金和重新拍牙片后不久，轮到老孙就诊了。医生招呼老孙，把嘴一直张着，越大越好。只听见口腔内机子“ 吱、吱”钻孔声，然后医生手持一根银针，在坏牙上捣鼓。时间久了，老孙两边腮帮子招不住，有一种“酸不欲生” 的感觉。突然手术停止了，医生一句话将老孙气懵了：“对不起，你口腔太小，嘴张不开，手无法伸进去操作，钱退还给你。” 老孙一骨碌站起来大声责备道：“你拉不出屎怪茅坑，我亏得是看牙齿，如果动大手术开膛剖肚后，说治不了再缝上合适吗？你事先不评估就动手，纯属医疗事故!” 发火无用，医生不吭声，后将打开的牙洞补上并退钱给老孙。

老孙还不死心，后来又听说另一家医院看牙不错，又去了。这家医院医生说：“你口腔小没事，还有比你还小的，手术都能做，嘴巴也别老张着，适当放松休歇一下。” 老孙终于放心了，来来回回数次，医生说根管治疗好了，到另外科室装牙套。这牙套规格、价格不等，有全钛合金、有钴铬合金，最高3000多元，最低800元。老孙选个最便宜的，连同治疗费在内花了近2000元，虽心疼也没办法。可未曾料到，这牙套装上后，吃软不吃硬，后来连软的食物吃起来也勉勉强强的，甚至有时有疼痛感。老孙去找那位治牙医生，医生说：“怨谁呢？你本来就是坏牙齿，加上治疗时牙齿裂缝有的太细小，肉眼看不清，所以只能这样了。”“那有无好的办法呢?” “暂时用着，长远看连根拔掉种牙，比真牙还结实。”“那太好了！不过，我想问问种一颗牙多少钱呢?”“一万元。”“啊?！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不到两千元，这不吃不喝得攒上半年啊，这费用高得也太离谱了吧!” 老孙又突然转喜为怒离开医院了。

至此，老孙才完全彻底明白，小区内几位患牙疼的老人，尤其掉了两颗大门牙看车棚的老张，不愿去医院看牙的苦衷了。之后，老孙常对别人说，他与许多老人一样，非常赞同国家对医疗制度进行改革，帮助老百姓解决医疗市场乱象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